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我提出“一刀切”的方案：每个人在台上不可超过8期，但编导马上表示反对。因为这样规定，会让所有人都得熬满8期才走，我这才发现，我对电视制作的了解是多么肤浅。女孩在台上的时间太短，观众对其不熟悉，就没有亲近感、就没有好恶，怎么往下看？

就像一部电视剧，你总是要看过三两集，弄清人物性格、关系、对角色的喜

04

他要骂，就让他骂

欢和讨厌，才能生出对剧情的期待，而这与节目中嘉宾的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所以女孩在台上必须待够一定的时间，但是时间太长，观众又难免厌烦，不能总是天天看同样一批人，老说着同样的话吧？但女孩心里也会想，我还没找到我喜欢的男人，总不能随便找一个离开吧。所以，这种无解的问题，是需要平衡技术的。

男女嘉宾的身份是否真实，是导演把关审查的问题；男女嘉宾的意愿是否真实，取决于参加的人想干什么。我的总结是，所有来参加节目的人不外乎四个目的：找个喜欢的人、体验上电视的感觉、即使电视相亲找不到也可做免费的征婚广告、提升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度。只不过，有的全想收入囊中，有的只想要其中一个。看透了这一点，作为观众，您就真的不必纠结了。

很多人对某些男生扼腕，指责女生用恶毒的语言攻击男生，觉得男性在这个节目中像男奴一样没地位，是否太不人道、太恶毒了。

这话说得不公道。那你是否想过当权利反转，男生在第三关可上台灭灯，享受挑选女生的权利是什么滋味吗？你既然要享受胜利者的待遇，前面自然要承受被考量的代价，天下哪有那么多白食可吃，无论男女在这个节目中

其实都是平等的。

有人会场上黯然离开的、他们喜欢的男嘉宾惋惜，当找不到更合适的原因时，我便成为观众发泄情绪的“靶子”。人们会做出很多假设，其中最没有意思的是：如果乐嘉你当时在节目上不说话、不提问，就没人引导女生的思维和放大男生的缺点，男生就不会“阵亡”；如果你当时不刨根问底，男生表面的问题就没那么严重；如果你不一针见血说到他们的痛处，他们隐藏得还不错的毛病也许在日后的相处中会慢慢被女嘉宾接纳，总而言之，有的观众认为，我的角色应该是帮助男嘉宾顺利“生存”，并让他们顺利带走一个不错的女生。

有这样想法的人却不知，如果我每次都想方设法引导台上的女生，告诉她们眼前的男生多有才华、多有潜力，然后让男生在节目上个个都抱得美女归，到那时，另一批人会用更恶毒的语言谩骂我，你小子不负责任、不尽忠职守，你害了这些女嘉宾一辈子，没剥下坏男生的皮，没看到事情背后的真相，你尽说些不痛不痒的屁话，你是“砖家”！瞧，我还是被骂。

任何人只要想否定你，必有很多理由。刚开始的时候按照节目的要求，我很少为男生说话，总是帮女生问问题，

在问题抛出的过程中，很多男生便被女生“谋杀”了，之后人们认为我罪莫大焉，予我“毒舌”之名。

我现在开始为男嘉宾说话，向我极其困惑或看不下去其言行的某些女嘉宾发问，人们又评论我“太激动，头上没毛，说话不客观”。所以，如果在你的生活中，太在意外界的评价，你就左右不是人，更无法做真正的自己。我只能说，我改变不了他人，但我至少可以恪守自己不说假话，并剖析真实人心的准则。

我在《非诚勿扰》中的作用是什么？

节目做了半年后，随着节目的深入，这个问题的答案越来越多样。我对自己的要求是：首先，对节目本身，我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引领大家认识人性更深层的本质，展开更广泛的思考，感知更多样化的人生；其次，对参与的每个个体，帮助其认清自己，如果能对他们的认知有所触动，我坚信这对他们来讲，远比帮他们带走一个女生要重要得多。

我曾收到阿友的来信。阿友是上过节目的一个男孩，但他的某些片段因个人原因没有播出，所以我可以谈谈他的故事。阿友少年时混迹于江湖，家中无法管教，被送进部队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“你大哥能有什么意见？一年到头挣那一点儿钱，我没意见就不错了，他还敢有意见？”

“真受不了。”伟贞笑着用被子蒙住了脸。

打完点滴，护士优雅地走进来说：“换药。”

生了一场病后，伟贞学乖了，乖乖在家里备上常用药，乖乖定期体检，把自己家的钥匙留一把给二琥，以防有啥紧急情况，并且开始积极锻炼身体，每

15

二琥伺候婆婆

天跳跳绳，跑跑步。等伟贞的身体完全好了之后，她忽然发现自己想要孩子了，一个自己的孩子。

这种想法不是心理上的，以前伟贞看到小孩，无论是同学的，亲戚的，还朋友的，都没有想亲近的愿望，可现在她想要一个孩子，她的身体就好像她的朋友，在长时间休眠之后，发出了警报，它像是在提醒伟贞，再不要孩子就晚了。倪伟贞就是这么带着一种惆怅的情绪，站在女人生育期的边缘。

吴二琥这回可知道苦了。自内退之后，她的日程表就基本固定在早晨10点自然醒，中午1点开始打麻将，晚上8点回家吃饭的环形线路上，雷打不动。但自从接受了白天照看倪老太太的重任后，吴二琥忽然发现自己的好日子戛然而止。

红艳一手拿着油饼，一手拍打着吴二琥说：“妈，该起来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”二琥在床上扭了一下，打着哈欠，一脸诧异地问：“你这孩子疯了吧，才几点，叫我起来干吗？”

红艳笑说：“妈，你忘了，不是你让我叫你起床的，说今天要去二叔二婶家照顾奶奶的吗？”

二琥如梦初醒，她跟春梅约好了8点半在家里见，但现在已经7点半了，还有一个小时。二琥连忙起床，胡乱地从大包里掏出一件衣服，慌忙洗了把

脸，头也不梳，骑上自行车就往外跑，所幸没迟到。

春梅一看见她就打趣地说：“怎么了，二琥姐你这是被打劫了还是脑袋撞墙了？头发怎么乱成这样？”

二琥催促道：“好了，你放心，家里就交给我了，你快去上班吧，说不定我连晚饭都给你做了。”于是春梅就走了。

二琥走进屋，老太太还在睡觉。二琥不敢打扰，只在客厅看电视。上午10点多，老太太起床，二琥前去伺候，一摸屁股底下，全湿了。二琥捏着鼻子把老太太的尿不湿取下来（经过家人一番劝告之后，老太太已经同意用尿不湿了），用手指捏住一角，扔到垃圾桶里。

二琥回来的时候，老太太阴着脸问：“怎么，嫌臭？”二琥忙说：“不臭不臭。”一出老太太那道门，二琥赶紧跑去洗手间反复洗手。二琥虽然不是个多爱干净的人，但这尿骚味她有些受不了。

待二琥回来，老太太说：“你把床单洗一下，有点儿味了。”二琥只好遵命。床单泡到水盆里，还没开始洗，老太太又说：“二琥，去买点豆浆油条。”

二琥实在不愿意跑，就说：“妈，春梅交代不让吃油炸的东西，要不咱们冲点豆奶粉喝？也是一样的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我不吃了。”二琥惶恐，赶忙去买。

豆浆油条买回来了，老太太尝了一口，问：“怎么是凉的？”

二琥委屈地说：“天气凉，不赖我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天气凉你不会拿上保温桶？”二琥不说话了。

吃完早饭，二琥开始准备午饭。买菜，洗菜，做菜，结果饭菜做出来后，老太太尝了一口，放下筷子：“你在家都这么做菜？”二琥点头。

老太太冷笑：“老大也吃得下去？”二琥顿时色变。其实她在家根本不做饭，都是倪家老大做。

吃完饭，老太太有意折腾二琥，她躺在沙发上幽幽地说：“我腿有点儿麻，帮我捏捏。”二琥无奈，只得遵命。

老太太问二琥：“红艳最近怎么样？也没见来。”

二琥说：“忙着上班挣钱去了，还兼着一份工呢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瞧把人家孩子累的。”

二琥忙说：“我们家就是负担重，倪俊他爸没有正式工作，整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。倪俊最近又丢了工作，总不能问红艳要钱吧。这个家还不是靠我那点工资撑着。”二琥一向认为自己是这个家的救世主。

老太太从沙发上坐起身来：“什么？倪俊丢了工作？怎么回事？”

二琥这才发觉失言，忙解释：“也不是失业，是准备换工作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